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ill the cows
come home

猴年马月

彭云

◎著



- ◎庸人自扰
- ◎久远的怀念
- ◎藤花落
- ◎长河渐落晓星沉
- ◎言事◎翻译官
- ◎爱琴海的传说
- ◎大戏考◎玉玲咖啡
- ◎一壶水煮三省茶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ill the cows
come home

猴年马月

彭云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猴年马月 / 彭云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34-9154-2

I. ①猴...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3983号

责任编辑:刘 夏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18.5 字数:312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绍兴闲情	1	交冬数九	56
汛名与物候	2	补 丁	58
海州的饼	3	三十晚上	60
庸人自扰	5	双龙井	62
怀中抱子	7	过年说糕	64
打 会	8	茶客徐大爷	66
水至清无鱼	10	泰山石敢当	68
看太阳	12	面 户	70
明天的富裕生活	14	曾经的算盘	72
亭子的尴尬	16	大 姐	74
照 相	18	徒然洞的命名	77
校门口的小摊	20	舍利缘	80
起跑线	22	好看的马缨花	82
书法家薛栋	24	跑马带械	84
小城里的馄饨	27	一壶水煮三省茶	86
开台戏	30	家乡的“里”	88
说 驴	32	卷 柏	90
四月八会	35	盖 房	92
下河洗澡	38	怀 旧	94
识字难	40	藤花落	97
久远的怀念	42	我的几个私塾先生	99
海州云雾茶到底始于何时	44	送寒衣	102
雾里看山	47	太极奇人扎西	104
三年之痛	49	好好岁月好好过	107
秘术海	52	糊窗缝	109
芦 花	54	九龙桥旁的银杏树	111

丝路天马	114	走 水	178
短文章长文章	116	取 火	180
狗狗的兴起	118	明日黄花	182
说 辣	120	翻译官	184
比我先走的老友	122	门 帘	186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125	爱琴海的传说	188
紫华色	127	傅大爷	189
最远的记忆	129	书 箱	191
旅游风掀起了照相风	131	沂水寒	193
玉玲咖啡	133	二 舅	195
南京小煮面	135	春天的气息	197
路 灯	137	求墓记	199
我的梦:记录故乡	139	精神会餐	202
吃了端午粽 便把寒衣送	142	预备面条	205
新浦方言说下雨	143	老话值得一听	207
傅梦奕文选序	145	丁义珍君	209
换了人间	147	铜匠铺	211
朱开亮先生自传序	149	小偷的天堂	213
埭南旧梦	151	碓磨	215
碑拓的猫腻	153	馨祥酱园	217
狗 叫	155	三 妮	219
拆 城	157	毕业歌	221
扑 满	160	过阴兵	223
柜台酒	162	芙蓉糕与芙蓉果	225
言 事	164	画 图	227
卞洪登与苍梧绿园	167	水晶城	229
大鸡蛋小鸡蛋	169	辛大先生	231
长河渐落晓星沉	171	台湾的辛先生	233
大 油	173	蝎子·蜈蚣	235
悲哀的吴二大爷	175	眼 界	237

数字的隐语	239
后 娘	241
丹霞地貌	243
程二爷	245
鱼 姑	247
两个同学	249
日月山	251
五黄六月	253
老秘心语	255
家在龙尾河畔	257
大戏考	259
北 城	261
日本飞机	263

替双龙井说两句	265
清明时节雨纷纷	267
温泉一日	269
心血来潮	271
画家陈盘	273
两毛钱的早餐	275
蒲花儿黄	277
可怕的“天气”	279
三十年前埠直行	281
想起曹华棣先生	283
戚三爷	285
夸富与哭穷	287
乡村的社火小戏	289

绍兴闲情

和女儿返程路过绍兴，作半日游，深有感慨。我想世上伟人多多，值得景仰的应该是看他给后人带来多少好处。秦始皇兵马俑富了西安，沈从文的小说红了湘西，苏东坡拿西湖与西子媲美，鲁迅把故里变成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这样的富豪榜不知道谁有兴趣来列一个。

鲁迅故里游人如过江之鲫，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既到绍兴，免不了先得和孔乙己先生打个招呼。他无须再去咸亨酒店看人家的白眼了。现在他成了鲁迅故里的财神爷，大家都小心地巴结着他，想在他身上多捞点好处。

鲁迅故居，岁月染黄了的一个记忆。哇，这就是乌篷船呀！它已在我的梦里向往多年了。年轻人喜欢在船上找乐子，但我对那一条下水道般的河水不敢恭维，拿着船票也没有上去。不过远看乌篷船却还是非常美丽的，天光水影都随着船只的划动而瞬息万变。诚如周敦颐在《爱莲说》里所言：“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

现场为游人作诗作画，已成为鲁迅故里一大亮点，过去是绍兴师爷、绍兴文人，现在又有了这么多的绍兴书画家，果真是人杰地灵啊！

购物是旅游不可分割的内容，我们也未能免俗，茴香豆、梅干菜、绍兴酒每样也都置办了一点，回去好哄孩子们。

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三味书屋，是游客必到之处。许多原本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涉及先贤，便名垂千古。连三味书屋的管理人员也与众不同，衣冠楚楚，文质彬彬，一种学者风范。

另一处游客必到的地方还有沈园，陆游与唐婉的哀情故事，千古以来令人伤心欲绝。钗头凤碑。人们喜欢在这里留影，很大程度上是景仰他俩爱情的忠贞，亘古不变。

我和老伴最后的一次摄影在家乡的荷塘，如今一池残荷，芳踪难觅，物是人非，应是更显凄凉。

陆游七十五岁重游沈园，痛说：“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我七十七矣，还能泫然吊她几年！

2009/10/24

汛名与物候

我国夏秋之交,降雨量为一年间最集中的时期,沟满河平,洪水奔腾入海,往往中途破堤决坝,酝酿成灾,因而将这段期间称为汛期,人们昼夜防汛,不敢稍懈。

古代水利条件很差,特别是黄河流域,下游许多地方河床高于农田,遇到大雨随时都会出现险情,几乎一年四季均处于汛期的状态,防不胜防。

古人经常和洪水打交道,便按照发水月份和当时的物候状况称呼汛名。远在唐代就有三月桃花水的说法。如杜甫《南征》诗说:“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王维乐府诗《桃源行》中讲到,渔人再度寻访山口,大水漫漫,已把山径原来的面貌改变了,“春来遍地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到了宋代,十二个月的汛期名称都已经完备,并见于记载《宋史·河渠志》说:“河水随季节涨落,人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这十二个月的汛期名是:“正月解冻水,二月白苹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麦黄水,六月山矾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苗荻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复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正月到三月,积累了一个冬天的冰雪都陆续融化,连同雨水一齐挤入狭窄的河床,所以春天河堤决口的记载屡见不鲜。四至八月份,正是庄稼生长的季节,一旦发水,当季便会颗粒无收,所以把水势与庄稼的名称联系起来。其中六月份的山矾,是一种常绿灌木,俗名七里香,叶子可用来染黄色的衣服。宋人杨万里诗曰:“玉花朵朵是山矾,香杀行人只欲颠。”它和野生的白苹、芦荻也被列为水汛的特征植物。

九月至年终多以气象状况来命名。九月北方开始降霜,十月干涸见底的河流会突然暴涨,十一月黄河淌凌,十二月人可以在河冰上行走。淌凌时叫凌汛,上游淌来的大量碎冰,被下游冻结了的河段堵住,越积越多,就能把河堤胀垮,所以国家多次调集军用飞机轰炸破凌,以解除河道的险情。

2010/07/14

海州的饼

海州位于平分中国南北的陇海铁路线最东端，陇海铁路的人文特点是沿着一溜帝都往西伸展，直抵边境新疆的阿拉山口，所以这条铁路的历史故事也比任何铁路为多。大抵铁路以北就是所谓的中国北方，铁路以南就是南方。这虽然和自然科学家以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略有差异，但我始终认为以陇海铁路为中国南北分界较为合理，当然我是把人文的因素也加了进来。即以饭食来说，铁路以南米食为主，过了铁路便是面食，位于陇海铁路线中间地方的二者兼备。我是出生于海州，所以对此体会更深。

小时候，家里以面食为主，除了过年过节蒸馒头以外，顿顿都是糊子饼，小麦的或是玉米的。这叫吃上磨的粮食，是一般平民阶层的正常生活。我们那时全家近二十口人吃饭，这个繁重的任务由母亲一个人来承担。每天下午拐磨花一开，她就端着一大盆泡好的小麦或玉米到外面找磨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端回了磨好的糊子，发上酵，先后不到两个时辰，妈妈的小糊饼就出锅了，香喷喷、热腾腾，软叽叽里带着韧性，每块背后还有一个硬锅巴。

宋朝末年，小朝廷被金人赶过了长江，把杭州作为“陪都”改名“临安”，临时安居。皇帝与官员们醉生梦死。虽然照旧吃喝玩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他们依然对故乡抱着十分怀念的心情。所以当一本描写过去京师繁华情景的《东京梦华录》问世以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抵是人手一册，流着眼泪诵读。

这部书的特点就是详细，对当年京都开封府的市廛物产、风土人情全罗列得巨细无遗。据《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记载：宋代的饼店分油饼店、胡饼店两大类：“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捏剂卓花入炉。自五更桌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炉。”

我所以要把这一节特别拿出来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整个一部书说的全是东京汴梁,一般不涉及其他地名人物,而这里却提到了一个“海州张家”,实属个别中的个别。原因只有两种,一种是海州张家的饼太出名了,成了招牌;另一种可能是作者住处离饼店很近,常去买了吃,称呼惯了。但不论怎样这个饼店的生意还是颇为可观,每早黎明即起,乒乒乓乓,一天出五十余炉,生意相当兴隆。海州自古多奇士,没想到在《东京梦华录》上还会占有一个席位,足见这里在饼的制作上确有独到之处。

有些青年人可能同意我的说法,谈古道今,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实我们家乡很有饼的文化。其实那就错了,新中国成立虽然仅仅几十年的光阴,由于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人口的大流通,普通群众的日常饮食习惯早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个是米的比重显著增加;二是饼也早非昔年的状态了。例如常见的电烤饼、小鱼煎饼、油饼、小馒头、杂面窝窝头、肉夹馍等等,都是以前闻所未闻,大多为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而过去有地方特色的面食,却倒渐渐隐去,濒临灭绝。例如以往普遍销售的锅盔饼,由生面、发面混合烙制,两面都有黄盖子,嚼起来非常香。另有一种锅盔饼是专门用普通锅烙的,饼就成凹凸的锅形。有一种大宣饼一寸多厚,整张锅大,里面柔软多孔。还有赣榆县来的小团饼,一斤一块,中间包红糖,烙好后又放到草灰里炕一夜。这些都是难得再见的美食了,大家听说过吗?

2010/11/22

庸人自扰

世纪之交的前后,中国人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那就是开展旅游事业。但是也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蠢事,就是人为地制造景点,涂抹景点:大都是造一个漂亮的大门,点缀几个寒酸的凉亭,找一个倒霉的名人,编几个拙劣的故事。千景一面,千城一面,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连云港市花果山水帘洞,是明代或是更早一些时候确立的景点,见于碑文和史志。那原本是一个封闭的石洞,门上滴滴答答挂着长年不断的水帘,传说洞里有个海眼,连通东海龙宫。虽然谁也不曾见到过海眼,但似乎仍相信真的有那么一回事。20世纪90年代,不知哪位领导人心血来潮,没考虑成熟便叫人把洞给掏通了,下面开了个口子可以出去,据说这样方才像个水帘洞的样子。后来经过专家学者左一次讨论右一次讨论,认为里面无论安装什么都会不三不四,只得一直把它空着。现在水帘洞门前装上了循环水,哗哗地川流不息。外表的确比原来壮观,但内涵却没有了。有的导游甚至直接告诉游客那水帘是假的,是泵上来的自来水,你看这还有什么滋味?

这里的十八盘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三元宫时开辟的,小路弯弯,层层向上,越爬越有兴致。路上还有人讲鲤鱼石的故事,说有个朝代的皇帝没有本事,心很虚,不断派许多阴阳先生到全国各地寻访,查看哪个山头有龙脉,便早早把龙脉断了,以防后来有人和他争天下。这一天阴阳先生来到云台山,在路边看到一块鲤鱼石,心里一惊。他想,鲤鱼迟早是要跳龙门的,跳过去成了龙,就能来和皇帝争夺天下,应该早早把它破掉,免得后患。于是他找到山主,谎说那块鲤鱼石上面的南天门是龙门,鲤鱼跳龙门才能变化成龙,可惜山太高,鲤鱼跳不过去,只要修条路你们家就能出皇帝了。山主听说能出皇帝,心花怒放,连忙雇人修了个十八盘。风水先生看看很满意,也就拍

拍屁股走了。以后山主的日月越过越衰败,懂得的人说,那是十八盘把鲤鱼石的风水给破了,试想,鱼跳到盘子里还能活吗?

前几年忽然有人心血来潮,叫把它立马扒掉,换成了崭新的石头阶梯。走起来虽比原先舒坦,但却一点也没有景区的味道了。游客们说,还不如在家里爬楼梯有趣。连云港市一片最大的明代建筑,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呜呼!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011/05/01

怀中抱子

花果山乡有一个老君堂,虽然已经倒塌了好多年,但这个名称至今还保留着。尤其是老庙门前的那棵千年银杏,不管社会和人事有什么变化,仍依然在那里自生自灭地活着。老银杏一侧长出个小银杏,所以它又被叫作“怀中抱子”,远近闻名。

“文革”前,花果山茶厂的本部就设立在老君堂。几十年过去,茶厂改制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大都各奔东西,娶妻生子,发展事业。当然,也还有一些人全家留了下来,子孙延绵,成为今天云雾茶的生产者。

隔三岔五,有些怀旧的老朋友前来看望,喝一杯清茶,畅谈一阵子蹉跎岁月。人们都喜欢在那棵银杏树下乘凉,让老树把自己也当成孩子般来呵护。

一代代记者匆匆而过,写了许多关于这里的好文章。他们和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初照相的小伙子来俊华,现在已成为曾祖父了,在家安度晚年,好久不见他来。和他交往过的人,有的已经不在,有的也是四世同堂。

夕阳西下,老树染一身金黄。花果山的游客渐渐稀少,田里的人也都拖着疲惫归来。温暖的灯光下,晚饭热气腾腾,一千个家庭有一千个温馨的故事。

寒来暑往,朝朝暮暮,难道这就是岁月吗?一代代人在这里生活,各自写一段历史,或轰轰烈烈,或风流倜傥,或平淡无奇,然后再让它慢慢地消散,直至无影无踪。

2011/05/06

打会

前些天看报，知道中央在经济政策上有了新的精神，那便是民间融资的合法化，只要借贷不超过国家银行利息的四倍，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我是个天生的“经济盲”，平生不喜欢接近经济，也很少参与讨论有关经济的问题，此番听到了新精神，不知怎的却突然心血来潮。后来想想，这或许是与我想起了当年的打会有关。现在老了，越来越喜欢怀旧，但不知这打会是不是包括在合法的民间融资之内。

我们小时候，银行里肯定已经有了信贷业务，但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得，也根本不敢去碰那些洋玩意。他们做生意缺少了本钱，或者生活上遇到了什么难题，手头的钱一时周转不开，最简便的方法便是打会。

打会虽然是民间的一种经济活动，但由于它那大众化的情趣，却在我少年时期的回忆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对那种土墙草屋、灯昏如豆、人声嘈杂、烟气氤氲的场景，至今还留有鲜明的形象。

打会的第一步叫作“请会”，先由需要借钱的人出面，找几位、十几位，甚至几十位亲戚朋友，组织起来。打会，当然先要讲明这会有多“大”，即每人每月要借出多少钱。

组织打会的人叫“会头”，由他负责召集全体成员按月活动。开始，因为找人借钱，会头总得出点油水，必不可少的是请大家喝一顿酒，通常为“八碟八(碗)”，即四个凉碟、四个热炒、四个素碗、四个荤碗，外加一盆甜汤，作为喝酒与吃饭之间的分水岭。这在当时是最起码的饭菜，再高级点的还有海参席、鱼翅席，但在请会上遇到的却不是太多。记得当年父亲交代我：一定要挤到男桌上，别去和女人一起吃。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后来渐渐就懂得了。原来男人们是真正的喝酒，劝酒与闲话占据了一多半时间，我可以在那里不吱声、不吱气地慢慢吃菜，等到他们闹酒结束以后，我的肚子里也揣满了眼前所有喜欢吃的东西。而女桌则大不一样，几乎每位妇女都要带着一个孩子，她们不喝酒，都一门心思地吃菜。一样菜上来后，风卷残云，马上都

抢到孩子们的碗里去了。尤其是后来的那盆甜汤,由莲子和山楂糕做成,上来后我还没有看清楚便见了碗底,桌子上一片稀里哗啦。

酒足饭饱之后,会头还要赠送每人一份小礼品,通常是一条毛巾加一块香皂。那时候父亲忙于做生意,不愿意把时间耗费在吃酒打会上,所以每次都叫我替他去。我那时才十几岁,一点也不怕,因为其他人家也大都是妇女儿童当代表,主事的男子汉大都是不屑一顾的。

请会必须每月集会一次,确定下一次哪家用钱。假如400块钱的会,有人出40元的利息,并且数他出的钱数最多,那就由他先用钱,叫“得会”了。你当月只需要给他360元,等到你用钱的月份,而且不是“得会”,他就会付给你400元。

我最喜欢参加确定谁家先用钱的聚会,那叫“抓会”,简直就像个小游戏。大家都把拳头放在桌子上,里面抓着些东西,讲明每样东西相当于多少利息。例如,一根火柴棒等于10元钱,如果手里握了四根火柴棒,那就意味着愿意出40块钱的利息。当然东西随便拿,常见的还有纽扣、绳头、花生米、黄豆、小石子,等等。等大家摆齐了,一起打开,互相比较,越是随意性大,人们越觉得有趣。每次打会,有半数以上的人要用钱,出多少利息为宜,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出高了吃亏大,出低了又怕被别人抢去,颇费心机。不想用钱的人坐收渔利,他们伸出去的拳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先用钱的,以后月月要还账,叫作“饿会”;后用钱的越来越接近收获,叫作“饱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打会一直不支持,认为那里面有剥削,所以沉寂了许多时间。偶尔有一点也是偷偷的,不敢声张。中间万一发生了纠纷,也没处讲理,谁叫你有剥削行为的?“文革”时期,同事之间倒流行过一种“没有剥削”的打会。即谁家急需钱,便找几个要好的亲戚朋友做一个会,没有利息,类似互助储金的意思。每月能凑起三四百元,那时候一块手表才几十块钱,一架自行车才一百多,这笔钱还是能派个大用场的。用钱的次序,会头当然是先用,其余的人一起抓阄,迟用早用由老天爷来决定。听儿子说,他那时在造船厂的车间做工,参加过几次师傅们请的会,不但没有剥削,用钱的次序也很简单:请会的师傅先用,其余师傅后用,然后是小徒弟们按照进厂先后排座位,一点也不乱。

2011/11/17

水至清无鱼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我现在怕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去上班，不怕领导；不做作业，不怕老师；不开汽车，不怕交警；不摆小摊，不怕城管；不打官司，不怕法院……唯有一怕，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就是怕搞卫生大检查。不幸遇上大检查的日子，买早点便成了问题。一个个平时热热闹闹、各色各样卖早点的摊贩，都好像蝌蚪躲端午那样，一下子也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飞舞一两片落叶，虽然似乎比平时清洁些了，但这是个正常生活的情况吗？

凡事都需要设身处地，清早就那么一点点时间，上班的人谁有空在家不紧不慢地蒸一笼馒头？他们没有检查大员的福分，能够一大早消消停停地步入宾馆餐厅，各人端起盘子去选择自助餐：拣一只荷包蛋、半截油条，挑两个小馒头、小包子，然后再来碗皮蛋粥，配上点可口的小菜。他们哪里知道，老百姓这时候还没有寻觅到躲在角落里的摊贩哩！

究其实质，一个城市够不够卫生的标准，全在于设施条件、生活习惯以及认真执行卫生规范的情况。并不单纯是有没有闲杂人，有没有小贩卖早点，等等。我相信那些检查大员们在家里的時候，上班前也得去匆匆买早点，也得忙着打发老婆孩子上班上学。如果不幸遇到卫生大检查，见不到卖早点摊贩们的影子，他们也会急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会大骂一通这样的做法不对。

回想我们小时候那个卫生状况，真令人不寒而栗，晴天道路崎岖，雨天泥泞难行，苍蝇蚊子论把抓，虱子臭虫满街走。至于饮食卫生，更无法诉说。那时候一是人穷，二是政府不问人民的生死，根本谈不到卫生上来。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天翻地覆，卫生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但这个卫生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件实事一件实事积累起来的。如果仅仅靠打扫街道和驱赶小贩，能有今天的景象吗？而且那时候搞爱国卫生运动，

每次都有扎扎实实的目标,每次都要广泛发动群众。不是像今天这样,政府出面,老百姓旁观,那就不过是做个形式。检查大员前脚离开,小贩们的摊子又摆起来了,依然故我,何苦多一番折腾。

前些年我到北京办事,住在崇文门外的花街,属于三环内的热闹地方。那里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集市便开始了。所有的摊子都摆在大街上,有卖早点的、卖蔬菜的、卖肉的、卖鱼的、卖干货的、买衣服的……什么都有,人声嘈杂,熙熙攘攘。七点半一过,人流迅速散去,只剩下几个环卫工人在打扫现场,望着空空荡荡的马路,我仿佛像做了一场忽聚忽散的美梦。

北京真不愧为首善之区,作为伟大祖国的心脏,作为在世界上挂得上号的大城市,它不仅要为中央首长服务,为精英大款们服务,为潮涌到这里来的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服务,它还得时刻想着自己土地上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要朝朝夕夕为他们的生活操心。三环内寸土寸金,没地方盖那么多的生活设施,便把大街拿出来限时使用,一举两得,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去驱赶可怜的小贩。好几天你不许他做生意,他一家人吃什么? 这个问题决策的人想过没有?

仅仅为了一点政绩,把大家的正常生活全打乱了,把城市弄得稀汤寡水,把穷人弄得稀烂苦咸,值吗? 古人说:“水至清无鱼”,干吗要那样?

2011/12/01